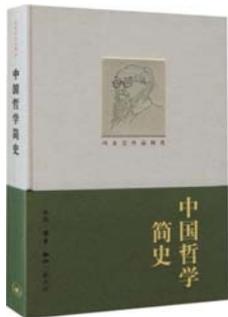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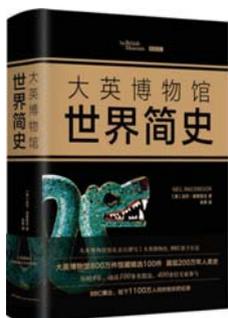
好 读 书 读 好 书

【“简史”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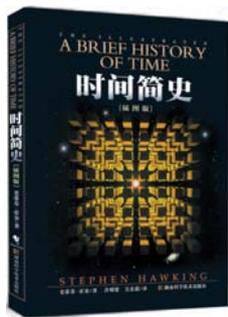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冯友兰 著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毕生的经典代表作，既充满了先哲的睿智，又交织着作者对人生的思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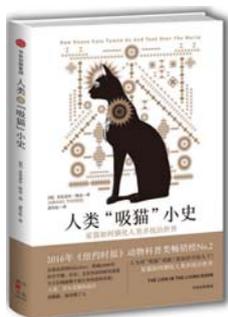
新星出版社 英厄尔·麦格雷戈 著 《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

英国著名艺术史学者、大英博物馆原馆长尼尔·麦格雷戈从馆藏中精选了100件物品，全面展现了人类200万年文明史。



湖南科技出版社 史蒂芬·霍金 著 《时间简史》

书中讲述了从宇宙大爆炸到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发生的妙趣横生的故事，将小读者带向了开阔的精神境界中去。



中信出版集团 英艾比盖尔·塔克 著 《人类“吸猫”小史》

作者从考古学家、文化研究者、猫奴等不同视角介绍了猫的历史，同时也让我们了解了人类自身。



接力出版社 美比尔·布莱森 著 《万物简史》(少儿彩绘版)

书中讲述了从宇宙大爆炸到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发生的妙趣横生的故事，将小读者带向了开阔的精神境界中去。



简史热 戳中了谁的阅读痛点

本报记者 王昱

非典型“简史”

即便你没翻过《今日简史》，但只要看过前两作，大体就能猜出作者在该书中要玩的套路。这种预感是在阅读《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后得到的。很多历史爱好者在初次接触这位“非典型历史学者”的书籍时都会产生很强烈的不适应感，甚至在看过两页后就合上书高呼：“这根本不是历史！”这种观感是因为赫拉利的书其实并不讲历史细节。以《人类简史》为例，虽然在该书的开头，一竿子就把叙事起点插到了距今七万年以前，但在整个行文过程中，赫拉利并没有费心讲人类的起源与演化、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建立、凯撒、屋大维的丰功伟绩等等，甚至连新航路的开辟、两次世界大战这样改变人类命运的大事，他也就是象征性地提了提名字。该书真正被赋予浓墨重彩的文眼，其实是将人类的进步归结于三个“革命”：认知革命、农业革命、科学革命，并重点讨论了这三个革命的内核和意义——比如智人之所以能战胜近亲尼安德特人，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更聪明或更强壮，而是我们有虚构能力。

严格说来，赫拉利在该书中所讲的确不是历史，而是“历史哲学”，相当于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观点甚至主义，也就是一个人在读过真正的历史书后总结出的那些东西。具体到赫拉利而言，他从人类历史中得到的“历史哲学”，似乎是一种唯技术论的“革命哲学”，他相信当技术积累到某个节点后，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就将发生突变。也正是基于这种哲学，在续作《未来简史》中，赫拉利干脆抛开历史实际，利用自己的哲学去畅想未来。不少批评者认为赫拉利此时已经有点“飘”了，但《未来简史》中有些观点确实是新颖的，或者说有公众话题价值——比如该书中对于公平、民主以及贫富差距等问题的探讨，赫拉利就指出决定它们的不是人类的道德，而是技术走向，甚至人类的道德本身也将被发展的技术所决定。

在赫拉利新推出的这本《今日简史》中，他依然用自己那套已经成型的“历史哲学”丈量世界，只不过将丈量对象从未放回当下。但这就遇到了一个问题：

有些简史“营养不良”

事实上，与赫拉利费心提炼历史哲学相比，更多名为《简史》的书籍如其名，只是冲进故纸堆将某方面的历史简化一下，而后抛给你。当然这样的书籍如果能独辟蹊径，读来也大有裨益，比如《咖啡简史》《糖的简史》甚至《人类“吸猫”小史》这类小书，关注的都是热门历史话题不曾注重的侧面，能让你的知识增添一个新的纬度，所以它们被当做茶余饭后的“精神甜点”是利大于弊的。

值得警惕的是那些打着简史名号，将复杂、热门历史话题简单化的“简史”书。时下，在书店中你经常能看到“一口气读完××史”这类书籍，薄薄一本或几本小书，替你讲完一个朝代乃至一个文明的历史。这类书时下受捧，这大约跟中国人讲

究高效有关系。与真正的读书民族(比如日本和德国)将读书本身作为目的不同，读书对于我们更像是手段，读一万字能了解的知识，我们绝不肯费心读十万字去弄懂。

讲求效率的阅读取向，让中国读者确实更喜欢这种简略版的“通史”书籍，但要小心的是，这类书籍几乎无可避免地将会带上作者个人的主观情感。因为删减历史叙述时，什么东西该减掉、什么东西该保留，往往最能反映一个人的观点。比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作为专家写通史的典范之作，这位美国老派历史学家已经尽可能做到叙述公允，但书写出来依然招来“西方中心论”的指责。原因是老先生将该书的重点几乎全部放在了西方世

这样翻来覆去地用一套历史哲学标准进行反复阐述，是否会给人啰嗦、冗余之感？从过去的两本书看，赫拉利是一位眼界异常开阔的作者，但愿他不至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但不可否认的是，与打实的历史叙述不同，一套历史哲学即便观点再新颖，重复阐述上三遍，也容易给人审美疲劳。

在“简史”这杯啤酒当中，史实如果是酒水，“历史哲学”则是泛在上面的那层泡沫，太少了当然没味道，但太多了难免给人不实之感。赫拉利在拿捏这一分寸时，似乎还稍欠火候。

在西方，以赫拉利这套写法写简史的作家不乏其人，其中有很多名著，比如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同样是阐述“历史哲学”的简史，该书基于扎实的史料，进行了有分寸又不乏新颖立论的阐述，可谓该类书籍的典范。

界，尤其是新航路开辟后的西方世界上。看完了该书，你会觉得亚非拉人民在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除了偶尔给欧洲人敲敲边鼓，其他几乎啥也没干。当然，这种偏见并不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本意，但几乎任何一部试图囊括某一整段历史的通史著作，都免不了这个俗套。如果你对历史的认知仅限于它们，就无法免俗。令人担忧的是，很多人在接受了这类简史之后往往会变得油盐不进，因为他们对基本史实已经了解了个大概，想再撼动他们业已成型的历史认知就很难了。

这种拉偏架的简史，不说有毒，至少也是营养不良的。提醒读者们在接触该类书籍时，一定要挑作者，阅读范围更广些，并牢记尽信书不如无书。

“简史”是三观的标签

已故作家王小波为了解释国人交流习惯曾举过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法国中世纪乡村妇女在路上相遇时，彼此问候的语句通常是“天主是值得赞美的”。王小波说，法国村妇们这样说，不是因为她们对宗教有多么虔诚，而是为了向对方展示“我是经常读圣经的，因此我是有闲又有文化的正经人”这种概念。双方在互换了这种信息后，就能建立基础的信任，降低之后的交流成本。

“简史”在当下的中国，其实起到了跟法国中世纪妇女口中的“天主”类似的作用。本来，读什么书就是最能区分人“三

观”的测量剂，而在生活节奏极快的当下，“简史”这种快餐类书籍，又是需要花时间精力较少的一种书籍。所以，看一个人读什么类型的“简史”，往往能很快区分一个人——如果一个人读的懂霍金的《时间简史》，那他应该有基本的科学素养，并且多半是个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理工男；如果一个人对赫拉利的“简史三连击”出一本追一本，那他八成也是“逻辑思维”的用户，并且以“有趣的中产”自居；而如果一个人桌头常放着一套“一口气读完××史”，此人估计是“皇汉”“大明”这类贴吧的常客。

把读什么样的简史当成贴在你三观

上的标签，这样做的好处是能迅速聚拢“三观相合”的人群。18世纪的法国沙龙中，贵族们往往要彼此阐述大段自己对哲学、宗教、政治的看法才能判断自己和谁的思维相近，而当代中国的小中产们则无此忧虑，交流一下对一本书的观感就搞定了，岂不美哉？

人们的兴趣、观点都在部落化，但时间却在碎片化，这给了各类简史大行其道的空间。不管人们从这些快餐化历史中吸收的知识是否正宗，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选择不可避免。